

彭佳嶼調查報告書

王世慶譯

日據時期光緒二十五年（日明治三十二年），日人擬開發北臺灣諸島嶼，因此臺灣總督府乃於同年九月派員調查花瓶、棉花二嶼，並於次年（日明治三十三年）派該府雇員，即後來撰著臺灣文化誌而聞名之伊能嘉矩，率同臺北縣伊藤技佐及基隆辨務署七里署長等數人赴彭佳嶼實地調查。該員等於五月五日從基隆搭乘陸軍補給廠輪船日島號到該島調查，至同月十二日結束返回基隆，為期八日。

本調查報告書係調查完畢後由伊能嘉矩親撰，而於六月五日向臺灣總督呈報者。原報告書以十三行紙寫成，首載銷差報告，次載伊藤技佐實測之彭佳嶼略圖，再次為調查報告之本文，共計二十一葉。

調查項目分為（一）位置及名稱；（二）地勢；（三）發現沿革；（四）移徙沿革；（五）舊移民遺跡；（六）生物；（七）氣候及風土；（八）近海之關係；（九）本島將來之產業等九大項目。調查範圍廣泛，敘述詳盡。此書為日據初期之調查書，而以後則甚少見有關該島之資料，以過去容易被忽視而缺乏資料的該島來說，本書誠可謂本省附屬島嶼的一種重要資料，足可供欲研究或開發該島者參考。譯者識

一、位置及名稱

從臺灣本島之北端向東微北約一百七十日里之間，有很多最爾之島嶼旁濤陡界散佈。各島之間隔雖遠，但一帶成脈，排列在由我國東海岸擴延之大陸棚之內。所謂臺灣北東諸島即是也。大體分成二個島羣。第一羣島由三座形成，橫在距臺灣北岸約二十五海里至四十海里之間，三足鼎立。第二羣島亦由三島形成，自第一羣島之北東約八十海里起，為八重山羣島之一而屬於琉球列島，即海圖上稱為賓那庫爾（Pinnacle）諸島（意即為尖閣諸島）是也。

第一羣島中之第一個島，漢人稱之為花瓶嶼或花竿嶼，又稱為旗

竿嶼。西洋人稱為賓那庫爾島（Pinnacle Id.）。因皆似由尖形之岩石壁立於海面，故名。其位置在北緯二十五度二十五分，東經一百一十一度四十七分四十秒，距離基隆港口北東微北約二十五海里。第二島漢人稱為棉花嶼，或扛轎嶼，又名香爐嶼。西洋人稱為庫拉克島（Crage Id. 意即巉岩島）。所謂棉花嶼，即夏秋之季，有琉球方言叫做「伊索夫特里」（Isotufuri）之鳥類數千成羣飛來該島隱蔽島面，其一齊飛揚之狀況，宛如棉花被狂風吹舞，因之故名。因此又俗稱鳥嶼。淡水廳志云：「鳥嶼水程兩晝夜，海鳥育卵於此，南風恬時土人駕小舟往拾，日得數斗。」即是也。所謂扛轎嶼及香爐嶼即在中央有一高峰，兩傍有二個小丘，似二人扛轎；又狀似將香爐安置於海上，故名。又所謂庫拉克島，即島之東角為陡崖，從島頂直下，高達二百餘尺，對之兩個高大巉岩峙立，故名。其位置在北緯二十五度二十九分三十秒，東經一百二十二度七分四十秒。距花瓶嶼東北東十海里，離基隆港口約三十五海里。第三島漢人稱為彭佳嶼，或草萊嶼，又稱鷄心嶼，俗名大嶼。西洋人稱之為阿真可特（Agincourt Id.）。所謂「彭佳」及「草萊」，即因於「此嶼幽邃，不泥俗塵，可以靜養神氣，如古昔老彭祖，住居佳景之壽山。」與「遍山皆草芥，如入無人之境，亦彷彿仙家之蓬萊。」等句。鷄心嶼則以其島形類似鷄心，故名。大嶼則在三座島嶼中本島之廣袤最大，故名。「阿真可特」（Agincourt）原是屬於法國巴斯勒卡來斯（Pas de Calais）地方之一個村落名。為西元一四一四年英王亨利（Henry）五世與法國交戰時戰勝之有名占領地，因此最早探險本島之英國軍艦（譯者註：艦名為沙邊多號）乃取之命名云。其位置在北緯二十五度三十八分三十秒，東經一百二十二度五分，距棉花嶼北西西九海里，距基隆港口約四十海里，此次調查即以第三島為主，其餘二島則已於光緒二十五年（日明治三十二年）九月實地調查完竣。但回航時為觀察比較其地勢

，乃轉航路在第二島之近岸停船約十分鐘。

這些島嶼過去在清朝時代係視為化外之地，故關於其地理之名稱一無存在。然而將來如要計劃移植開闢此地，勢必須編繪其地圖，並加以命名，因此對其重要山峰、海岸、平原等都暫附名稱。

二、地勢

本島之地勢，自西南至東北，宛如芙蓉之葉浮於海面，其西南端之廣闊部分即相當於葉柄。東北端之尖長部分即相當於葉尖。故漢人又因其形稱為鷄心嶼。其廣袤東西最廣之處約三、九六〇尺，南北廣闊之處亦與其相等。自西南至東北最長徑約四、六八〇尺，周圍一日里九、〇〇〇尺餘，面積三十萬三千八百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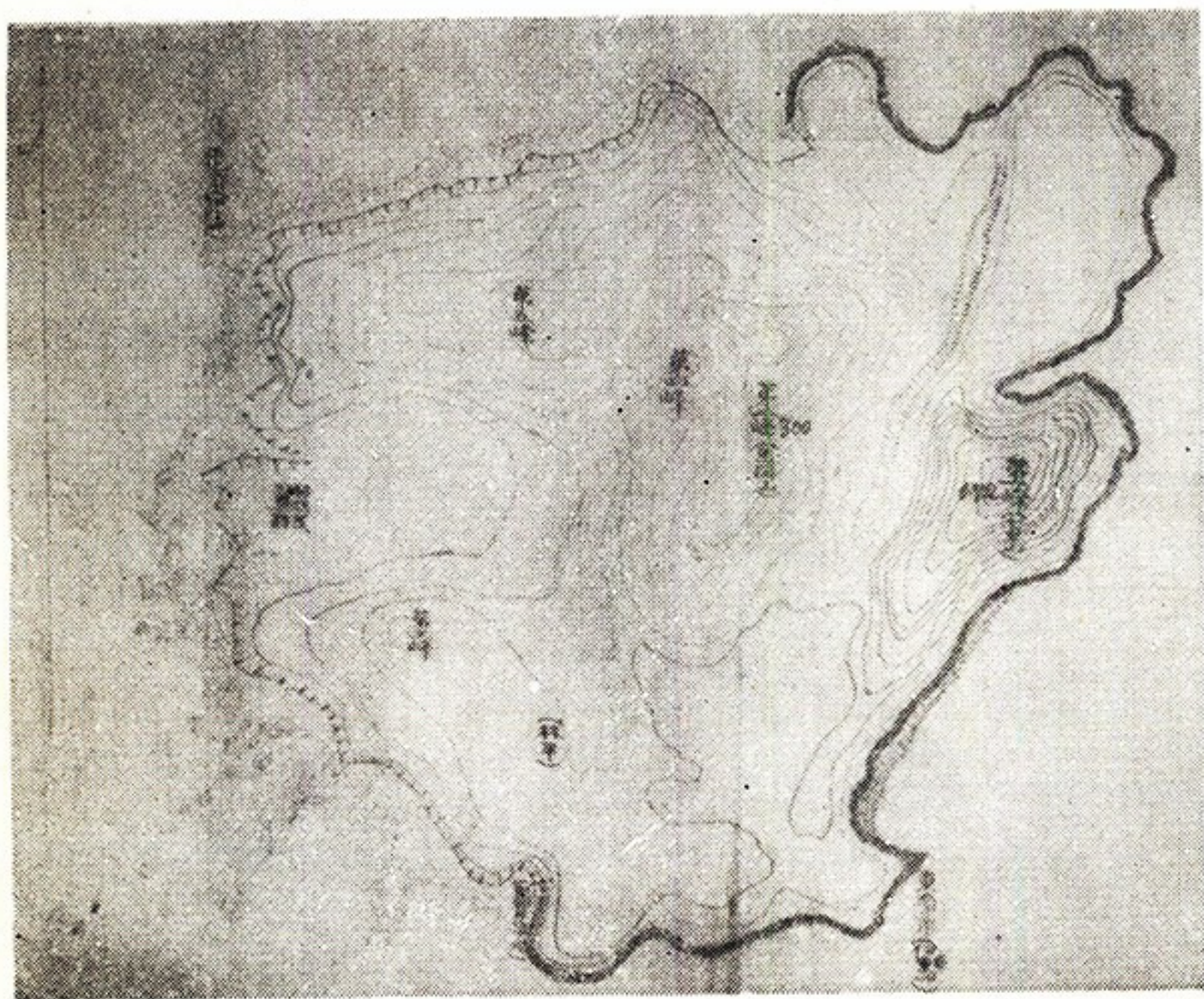
島內之地勢由山地，斜面丘原及海岸低地形成。其比率為三比二比一。山地偏於全島南方峙立，其主峰迫聳於東岸，海拔約五百七十二尺，海邊之一面斷崖壁立，悉露出板狀節理，這就是第一峰，命名為七里山。第一峰之西方即略在本島之中央有一峰，高約三百尺，此為第二峰，命名為馬蹄山。其支脈拖延南西北三方，各方支脈中崛起三小峰，其在南方者為第三峰，在西者為第四峰，在北者為第五峰。此山地之形勢即形成斜面丘原及海岸低地之基礎。得區劃分為五區。第一區乃亘在第一、二峰間之南方，西以第三峰為限，而盡於南海岸之斜面丘原。第二區亘在第一、二峰間之北方，西以第五峰為限，而盡於北海岸之斜面丘原。第三區亘於第五峰之西南，接海岸低地之斜面丘原。第四區以第四峰為基點扇開於左右，以第三峰為限，而拖延至西南海岸之斜面丘原。第五區即接向西之斜面丘原末端拖延至西方石濱之海岸低地是也。

海岸線凹凸甚少，只有西北端及東南角各有一個突出之岬，命名為伊能岬及伊藤岬。除西方及北方之一部有石濱外，都極陡險，而不過在此陡險之間有小灣而已。其西方一帶及南北一部之石濱沿岸由簇岩形成，或露出，或侵蝕，或隱沒。其四周之水深，據英艦沙邊多號之實測，一日里以內之水深為一六〇尺至三六〇尺。西邊則較淺。

此次日島號（一百十四噸餘），停泊在西側距海岸約二百公尺之處，錘測得五十六尺。

全島由火山岩質（Volcanic rocks）構成，表面蓋上夾雜火山灰、火山砂、火山礫之腐植土，並且火山石塊處處磊磊地露出。斜面丘原傾斜雖然極為緩慢，只有西南向之丘原參差起伏，長莖雜草茂生，窪地生有灌木林，命名為林平。舊移民所墾耕地之畦迹，在此方面存在最多。蓋不只既往如此，將來之可墾可耕地亦須不得不求諸於此遺

彭佳嶼略圖（臺北縣伊藤技佐實測）



迹。地勢如此，故鑽物則絕不能在本島看到。

本島已如前述由火山岩構成，乃為死滅之火山島的標本。其火山力之形成本島似歷經二期之變遷。一為構成第一峰之時期，係因海底火山噴起而出現於水面上的，為本島形成之原始。今見其岩脉之節理都由板狀構成，即足可窺知為塊火山之遺骸。另一為構成第二峰之時期。第二峰之頂邊有二座噴出溝之痕迹，而且成為鍋狀火口。第三、四、五峰即似乎可說是第二峰之寄生火山，有很多副火口之痕迹。南西北三方之斜面丘原及海岸低地，實由此噴出口迸下之燒岩流形成者。其在西南二面岩崖之十多個大小空洞，亦為此燒岩流所生作用之現象。其中在南角可見見之空洞極大，難究洞底。又有一條斷層在第一峰及第二峰之中間，拖北而盡於海岸。蓋此為第一、二期地形變遷後，由地震之作用，而新形成之裂罅。

三、發現沿革

臺灣北東諸島中第一羣島之發現時間已經很久。乾隆初年修臺灣府志所載地圖，在鷺籠（譯者按：即今基隆）之北方記有三小島之位，附旗竿、香爐、鷺心之名稱。其本文並記曰：「旗竿嶼在廳治（今新竹，以下同）東北二百七十里，兩石對峙海，離大鷺籠西北水程二十里。香爐嶼在廳治東北二百六十五里海中，鷺心嶼在廳治東北二百八十里」云。蓋府志所載地圖，似依據康熙五十三年清廷聘耶穌會教士馮秉正（de Mailla），雷孝思（Regis）及德瑪諾（Remain Hinderer）三人（譯者註：原書誤作二人，即將馮秉正、雷孝思二人誤作一人）測量臺灣西平原陸地而繪製之地圖。其所記第一羣島之位置，大概是由基隆北方之山上觀測者，因此其精確之位置稍有差誤，但大體仍可知其存在。然而當時清廷係不過為當着潤飾地圖之一種版圖，其實完全置於化外。時也曾有企圖移民者，但政治上之干涉絲毫未及。光緒五年分巡臺灣等處兵備道兼按察使銜提督學政夏獻綸，命山陰余二尹繪製臺灣地圖，始定有比較精確之位置。並附花竿嶼、扛橋嶼及鷺心嶼之名稱。

西洋人之最早介紹有關臺灣島之精確地理知識者為西元一八五七年（咸豐七年）之蘇因和（Swinhoe）氏，及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之李特和浮奄（Richthofen）氏，但似未提及有關本羣島之知識。故本羣島之探險係以西元一八六六年為嚆矢，即清同治五年六月，英國軍艦沙邊多號在回航中國海之途次，在棉花嶼附近水深七十二尺之處投錨，艦長布羅庫少校親自精密實地調查其三島之位置形勢，並予以命名為阿真可特（Agincourt），庫拉克（Crag），賓那庫爾（Pinnacle）等名稱。據其實測阿真可特島（Agincourt）之位置作為北緯二十五度三十八分，東經一百二十二度五十分三秒。其最高峰之高度作為五百四十尺。庫拉克島（Crag）之最高點為二百四十尺。賓那庫爾島（Pinnacle）之最高點為一百七十尺。西元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印製之英國海軍海圖第二四一二號所載本羣島之位置及名稱，即採用布羅庫少校實查之結果。光緒十四年（日明治二十一年）七月，日本海軍水路部刊行之海圖第二一〇號，「自鹿兒島海灣至臺灣」之部，亦完全採用布羅庫少校之實測。又海軍水路部刊行之臺灣水路誌中雖然未記及有關本羣島之事情，但「支那海水路誌」中（第七編）載有本羣島，並記曰：「此諸島脈見之似為與東方之沖繩羣島，及南方之先島羣島隔著深水，但尚未經錘測。先島羣島為該島脈平行之六十里至八十里之島脈。」西元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基魯馬魯特氏之著書所載地圖，記有阿真可特島（Agincourt）之位置名稱，並記為臺灣之一個屬島。此原係根據英國海圖上所獲得之知識。基魯馬魯特氏係西元一八八二、三年（光緒八、九年），搭乘英國軍艦馬爾接沙號巡航中國海時，在臺灣東海岸靠岸試圖登陸者，乃在此次航海時確定本島之存在。

四、移徙沿革

臺灣北東諸島之第一羣島中之花瓶嶼，係只由壁立之岩石構成，絕不適宜定居。故彭佳及棉花二嶼纔有人類居住之痕迹。其中彭佳嶼之廣袤最大，並且稍富有飲用水，乃成為定居之中心，其移民之本源

地爲臺灣島之北部。其移住之變遷似有二期沿革。第一期之移住係只爲一時之寄住，現今僅在島中存有些遺迹，及由第二期之移民傳些口碑而已。而第二期之移民係偶然緣由第一期之寄住而誘致者。今據原移民張某（現住基隆汕洞）之口述，記其移住顛末之梗概於後：

天氣晴朗而無陰翳之日，從基隆山上遙望北方海上，可見三個島嶼鼎立。其最大之一島（即彭佳嶼）稱之爲大嶼。自古以來即對此島傳有異聞。曰：「島中有白馬，朝暮出現於山坡上之人，靠近之即忽然失踪，搜索島內仍不知其所在。」又曰：「距今八、九十年前有一羣土人，雖不知其由何處來，但知其乘舟到此島，創海鳥以其肉爲食過日，後離去，不再來。迨咸豐三年基隆地方發生漳泉械鬥，當時有張、朱、鍾姓等二十餘家携眷避亂移住大嶼。其時先住之士人已離去，僅在山腰可看到散在之石屋遺迹而已。此等新的移民則認爲居住山腰不便，乃選定海岸之低地，疊石塊爲柱壁，並以携來之木材作梁桷，在此構成二十餘家之集團部落。乃在其近海捕魚。開墾丘原，種蕃薯、落花生，其他數種蔬菜類及菸草等。並飼養狗、貓、豬、雞、鴨等家畜，又赴基隆購買山羊子約十頭放牧於原野，約十年後增殖數百。其他因以島內缺乏飲用水乃設十餘處雨水貯蓄池。開墾田製鹽，設備冶工器具，製造或補修金屬什器，各方面儘量設法在島內自給自足。並拾漂到海岸之大塊木材，製造小形之魚舟一隻。島上雖無樹木，但島嶼之四周因潮流之關係每日漂到海濱之大小木材幾乎成堆，因此薪料不缺乏。又至夏季海上靜穩，則開船航行到棉花嶼採獲該島之特產鳥類，並從事捕魚，但因其地利不便，乃未移民該島，而僅築一、二座石屋充爲寄宿之處。本島所缺者爲米與布，乃時常携帶海島產物航行到基隆出售購入需要品，故不感覺多大之不方便。本島原在清朝時委爲化外之地，因此毫無納租等義務。二十餘家人如一家人，很和睦，稱年長者爲父兄，有時釀起爭端，但都可由隣保互相之和解而融釋。其他神廟之修建及祭典費用，均共同攤分，釀資合辦之。

光緒十年中法戰爭發生時，法軍爲封鎖臺灣乃先於八月砲擊基隆港，於是港外諸島殆被敵人包圍，本島之移民乃棄其家避難基隆。旋

斷念永住本島，分居基隆附近各地，另找職業維持生活。其中從事漁業者，每年常於陰曆五、六、七月開漁船到此地捕漁，並兼祭祖先墳墓。

光緒二十一年（日明治二十八年）五月，清廷割讓臺灣給日本，其條約明文規定云：「臺灣全島及附屬諸島」，此所謂附屬諸島當然包括臺灣北東諸島中之第一羣島在內，這是無須爭論的。但當時百事草創，未及調查該地事情，因此對其管轄亦不明。光緒二十五年（日明治三十二年）四月中，日人田部井重次郎曾航行到屬於沖繩縣下八重山羣島之和平山島及黃尾島（即北東第二羣島），觀察捕獲信天翁事業，一年之間該島羽毛之收穫約達十萬斤，認爲是很有價值之海外輸出品，乃以爲緯度與此等諸島略同之第一羣島照理亦應該有同樣之利得。而第一羣島之位置名稱已明記於海圖，因此擬探險該島內部，乃於七月一日帶同日人一人，琉球人四人，臺灣人二人，搭乘一隻中國型蓬船由基隆啓航。船離港口後取東北之針路，在距鼻頭角燈塔約七、二〇〇尺海上時突然遇颶風，終於失去方向，次日纔漂流到宜蘭廳下頭圍附近。於是費了四日修理破損之船，然後回航澳底，再分乘二隻中國型蓬船，並雇備熟諳遠海航行之臺灣船夫，於十二日從澳底出帆。十三日上午十時到達棉花嶼，是日寄泊該嶼。十四日下午二時再航進彭佳嶼，下午五時到該嶼，此日亦泊該嶼。十五日中午出航，繞花瓶嶼一周，然後於十六日上午二時歸航基隆。據其實地調查結果認爲彭佳、棉花二嶼將來有企業之資源，乃向當局申請租借該兩嶼。並在進行計劃再向彭佳嶼移民。

五、舊移民之遺跡

已在前項略述，本島舊移民之遺跡係表示經過第二段之變遷，其舊遺跡在山腰，並有疊石構築之矮小房屋痕跡，然而已大事破壞，難知其構造。新的遺跡則在西方丘原及西海岸低地之一部份，在低地者構成不整列之集團部落，全數有二十餘家。英艦沙邊多號艦長布羅庫少校之報告云：「西有一小村」即指此也。房屋之構造主要以海岸之

海花石 (Astroca) 即砵砵石及火山塊累積，而以石灰粘接之，作壁柱。樑桁其他門戶窗等則使用木材，屋頂為茅葺。其大者為：樑長四十八尺至六十尺，桁長十八尺左右，樑高十二尺，檐高九尺。其中有二家至三家連在一起者，一家則再分為二至三房，並有以疊石作隔牆之痕跡，其外尚有疊石之豬舍，雞舍連接本宅。房屋與房屋間之地上則鋪平石以便通行。建置房屋的地方，其一隅有土地公廟一座，內有一個木牌。其他丘原中有大小十個之儲水池，其構造為方型，內部甚堅固，塗上漆灰以防滲透，用意頗為周密。又有鹽田之痕跡，這些建築物之附近，現在尚可見菸草、紅菜、蘿蔔、鮑仔、鳳仙花等茂生，似乎是往時在房屋周圍栽培之殘餘蔬菜花卉。

現在假定島內舊住民之戶數為二十，而一戶之家族平均為五人，則大約有一百人之住民，這是很明白的。至今在丘原上尚存有移民死者之墳墓數座。

六、生物

現在本島可看到之主要動物，在哺乳類有山羊及少數之貓，均為舊移民退去本島時所遺留的。山羊往時多達數百頭，但近來屢被土人捕獲，現存不過二百頭左右。貓則現已以野性之狀態生存。鯨魚類亦時常游到近海，此次調查團一行在逗留中亦曾在近岸六百尺左右之海上看見二頭鯨魚。在鳥類則最顯著者為北太平洋之特產，而主要棲息在南海諸島之信天翁 (*Diomedea albatrus*)，為生蛋而飛來。其時期在十一月左右至次年五月前後，差不多半年餘之間，在島中丘原擇數處窪地作根據地造土堆產卵。孵化後則數十乃至百餘成羣集合。其他在逗留中曾見少數臺灣鳥秋 (*Cornus macrorhynchus*)，鷺鷥、鵲等。近海之魚類則有鰹、鮪、鰺、鰻、鰱等。據舊移民說：島中有很多蛇及蜈蚣類，為避其害而曾苦費心機。惟調查團在七日之查察間只看過一次長五尺左右之黃領蛇 (*Eliophis Virgatus Schleg*)。島內蚊子之多，恐在臺灣任何地方都不能比擬。其襲人不分晝夜，尤其入夜其羣集於身邊之情況，實有無法防避之感。其他在海岸產有

梭螺、貝子、牡蠣、石蠟、沙哩等。

植物則全島大半以矮小之雜草掩蔽，其叢間有一種旋花蔓延暢生。在窪地則有茅叢及灌木林。灌木林中有有用之種類則只有桑樹及一種榕樹而已。又生長於舊住宅址附近之菸草發育極為良好。據舊移民說：菸草係栽植於住宅之周圍，其發育很好，並且風味佳良，其一年所產足可供全家一年之用。又茅之長莖生長殆及人肩。將來移民要建築房屋時葺屋之材料，及蓋棧舍宿舍等屋壁時，毫不感缺乏。

七、氣候及風土

本島之位置在海洋之間，氣候之變化甚少。茲將逗留該島八日間實測之溫度及氣象列表於後：

月 日	天氣	氣 溫 (華氏)			備 考
		上午六時	中午	下午六時	
五月五日	晴	七六	八〇	七六	半夜有毛雨
六日	晴	七六	八一	七二	
七日	陰	七四	八三	七七	早晨起吹強烈南風下午六時左右起下大雨
八日	晴	七三	七九	七三	下午二時左右下毛雨不久雨住。
九日	晴	六四	七二	七一	
十日	晴	七一	八〇	七一	
十一日	晴	七六	八〇	七六	半夜有雨。
十二日	晴	七二	八六		

依據上面之紀錄其溫度還比基隆低，但據臺灣氣象報文所載之紀錄，則本島及其他二島即北東諸島之第一羣島位置：(一)其氣溫在冬季為攝氏十四至十六度，春季為攝氏二十至二十二度，夏季為攝氏二十七至二十八度(但臺灣全島一般無甚差異)，秋季為攝氏二十二至二十四度，全年之平均在攝氏二十五至二十二度之同溫線內。(二)氣壓則冬

季爲七六五至七六六公釐，春季爲七六〇至七六一公釐，夏季爲七五四至七五五公釐（但臺灣全島一般無甚差異），秋季爲七六〇至七六一公釐，全年平均在七六〇至七六一公釐之同壓線內。

在效應該留意者，即自臺灣起至呂宋附近及其東部太平洋所發生之一種回旋風，即颱風，常常橫行本島近海，是本島航行上應特別警戒之一事。在光緒二十三、四年間（日明治三十、三十一年）六次之颱風中，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八、九日起於石垣島之東南而向西北者，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三日起於臺灣南部，縱貫島中而出於北部海上者，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出現於那霸東南而向西者等，均自本島或本島附近經過。現在可看到島中海岸低地舊移民房屋之葺茅全部被吹散亂堆積於房屋附近之平地，由此可旁證乃當時颱風所波及之影響。

島內雖缺乏飲料水，但西南方海岸角湧出有少量之清水。其質透明無臭，甚佳。至盛夏炎威如焚時，或不可不測水量減少，倘現在即留意加以貯存則每日平均可得一斗左右，然則每日十人左右之飲料水可依靠此清水供給。而另外修理原來之儲水池貯存雨水則可得多量之雜用水，在用水方面不會感覺缺乏。本島與基隆將降雨上來比較，並非短期間之調查所能決定。但在本島逗留期間中下雨時據說基隆亦有下雨。如以基隆之降雨量爲基準時，則光緒二十四年（日明治三十一年）社寮島檢潮所觀測之全年降雨量五二三八公釐，是可以說很靠近本島之雨量。如此可知貯存雨水後可得充分之飲水。

要之，此島以氣候維持平均，並湧出有良好之飲用水，故保持比較的健康地之特質。據該島舊移民說：如基隆地方唯一之風土病，瘧疾，在該島居住中未曾有人染患，此現象在將來實行移植時有不少之方便。

八、近海之關係

按臺灣島之地位，有自南方菲律賓羣島中之呂宋東岸起，沿臺灣島之東岸，宛如觸及本島南岸而東西兩分，然後再在北方結合而北流之臺灣海流之本幹。即本島在海流區域內受其顯著之感動。並且在信

風之區域內。故有一個特徵，即南北各地方之漂流物都以本島之海岸爲堆積所，其中又曾漂到南洋產之植物。本島附近海流之方向，在六月起至八月之西南信風時則強烈向東北流，時速爲一日里至一日里半。自九月至五月之東北信風時，其速度雖然大約相同，然而方向往往多偏東方，有時則向東南方流云。

因此，航行本島近海之船隻，遭難時多漂到本島海岸。現在也看到本島西岸之一個空洞，藏有一部分枯白之人骨（至少十年以上之下肢骨，肋骨及其他小短骨），並祭祀之。據本島舊移民說：移來本島之初，曾發現枯骨暴露散在海岸，乃做漢人之土俗，以收葬而祀之。光緒四、五年之八月二十六日，曾有遭難之一小舟漂到本島，該船係在琉球近海捕魚時突然遇颱風而漂到者，船中有琉球人金春，崔史捧二人，因此，舊移民乃妥予救護陪送基隆，呈報淡水廳，並承頒發獎金銀元十元。

尤其本島與基隆之間，有長達一日里之激烈的海潮，其在強風高浪時則有時撐舵不能見效。又本島所屬之第一羣島與其東北之第二羣島之關係也有一點要事應加以留意者。「支那海水路誌」曰：「花瓶嶼與賓那庫爾（Pinacle）羣島之間雖然有安全之水道，惟潮勢甚強，撐舵者容易被此潮流所欺，舵向發生微少之差異，而船首將上游所受之海流變爲下風則航速大減，尤其值此地所流行之變向風時爲然。因此，船隻以爲順風而恃之航行則忽遭進退兩難。」云。由來琉球地方之遭難船隻多視本島海岸爲其漂流之歸終點，並非無理由也。

加之其海路在日本及臺灣間之航海而言，本島實爲進入基隆港最先之好目標。即認出本島後向西微南就可認出進入基隆港口之目標①基隆島（譯者按：俗名基隆杙）。因此，將來以其設置燈塔（譯者註：宣統元年，日明治四十二年，日人在該島建設燈塔）之地位而言，也可知本島與臺灣有其密切之關係。

九、本島將來之產業

本島將來之產業與棉花嶼同樣在陸海上皆頗有希望（至於花瓶嶼

則只爲海中之一巉岩，無拓殖之希望。）即陸上之主要企業爲採集信天翁之羽毛，其毛在歐洲當做粧飾品之材料，或供爲寢具之內容，是有價值的海外出口品之一。現據租用本島土地申請人之計劃，只有本島一年即可獲得五千斤。原來該島羽毛之採集，係其爲生蛋而飛來本島後等待其孵化時獲取之。此次調查本島時其盛期已過，因此雖難知其實數，但從其棲居之痕迹見之，則前記之估計似無多大之相差。又現在山羊約有二百頭左右，但由於其孳生期之迅速推測，如計劃在此放置繁殖五、六年則無疑可增加數倍。

本島之地勢，在山地丘陵原叢生之雜草可作牧羊之原料，由其面積之比例觀之則足可放牧五千頭左右。開墾耕作方面則其土性不適種植米穀等，但可栽種蕃薯、花生及其他蔬菜類等副食品。

至於海產則其近海魚族豐富，在本島逗留中曾屢見數萬魚羣相簇聚經過，海面爲之呈顯異狀。倘用適當之方法從事漁業，則其利益當比基隆近海之漁業更多。據租地申請人之計劃說：「如應用現在琉球地方所行叫做『系滿』之潛水捕魚法，則其收穫最爲有利。」云，當不失爲一良法歟？其他貝類及海藻類之採集亦非無望。

或曰：本島與基隆島間之激烈的海潮障礙，如一旦發生颱風則航路甚難保安全，不易以輕舸小舟來往，如在海上不穩之季節則極難保海上遭難船破漂流之虞，惟此係罕見之偶發事變，並非常有之事。如趁氣象平穩之日，利用本海上特有之東北信風揚帆馳輕快之漁舟，則不到十小時就可到達基隆港口。又若使用小汽艇則可獲安全的航行。尤其近岸水深，可在二百公尺之近距離停泊，因此島內雖無港灣，但除激風高浪之日以外，並無甚不方便。又時常發生之颱風，雖在本島或其附近勢難避免其經過，在航海上及移住上難免不少之妨礙。但據香港氣象臺長羅拔克氏，對光緒十年起至二十二年（日明治十七年起至二十九年），十三年間所發生之二百四十四次颱風加以按月分析之百分比，則一、二、三等三個月爲零。四、十二兩個月爲百分之二，五月也只爲百分之四，六、七、八月漸多，至九月則多達百分之二十三，因此，倘參酌羅拔克氏所分析之現象，或據天氣預報，或徵氣候之占驗，十分留意加以警戒，未然綢繆，則此偶發之事變，對其拓殖之前途當不致有多大之影響。（譯自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三十三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二卷）